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钢铁的心脏 悠扬的旋律

文体人物

——访知名音乐人三宝

《世界的尽头》三宝音乐剧曲目精选音乐会昨今两天在文化广场上演。从《暗香》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到《我的父亲母亲》《不见不散》等电影配乐,这些旋律都出自三宝之手,但他始终最爱的还是音乐剧舞台。于是,他将这台浓缩了自己近20年音乐剧作品的音乐会,带来了上海。



《世界的尽头》音乐会现场



■ 三宝和妻子万千惠 记者 王凯摄

原本,这台音乐会想定名“钢铁的心脏”,不仅因为曲目单上有一首《心脏》,还因为三宝的心脏里装着一块钢铁瓣膜。靠近他,你甚至可以听到,他心脏里发出的滴答声,就像催促逐梦的时钟。这台音乐会不是终点,而是他下一台音乐会的起点。

为梦拼命

20世纪90年代,三宝写的旋律回荡在大街小巷。

他和李宗盛、卢冠廷合作过专辑,为苏芮、那英写歌,毛阿敏唱着写他的《我不想再次被情伤》获得香港电台第一季度十大金曲第一名,还有景岗山的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、沙宝亮的《暗香》……至今让人回味无穷。后来,他尝试为电影配乐,张艺谋、冯小刚也都找他帮忙。那些年,三宝一年可

以为几十部影视剧配乐。

不过在三宝心中,给影视剧配乐是为了养家糊口,音乐剧才是自己的最爱。“我只能全神贯注把一件事情做好,既然选择了音乐剧,其他的就不做了。”三宝说,“现在人看电视剧都跳过片头片尾,倍速播放,谁还听歌?”

1981年,音乐剧《猫》刚问世,三宝妈妈的同学给她从国外寄了盘《猫》的磁带。“那盘《猫》,是我第一次接触音乐剧。”三宝说,“后来,北京保利剧院演了一部日本原创音乐剧《李香兰》,那是我第一次现场看音乐剧。”再后来,他专门飞去香港,看《歌剧院幽灵》,那次回家的路上,他告诉自己“这个我一定得搞一搞”。

2005年,三宝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音乐剧《金沙》。那会儿,国内根本没有专

业的音乐剧演员。排练前,他叫沙宝亮帮忙把唱段录成小样,让演员们去学唱。结果,原定的男一号在练了一个下午之后,完全失声。情急之下,三宝请沙宝亮救场。沙宝亮硬着头皮上,导演通过耳返指挥沙宝亮在舞台上走位。两个多小时,连唱带跳,圆满落幕,观众一片叫好!

三年后,三宝创作了音乐剧《蝶》,“《蝶》是我花精力最多的一部戏。”三宝说。年轻时,每个人都像三宝一样,想把自己掌握的技法,都展示出来,证明给别人看自己多牛。他找了个公寓,把自己和导演关山“关”起来,一人一间,平时两个人就在客厅一直聊,不分昼夜。

《蝶》的最后一场演出前,三宝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了。从指挥第一个音符开始,他就开始冒汗,最后整个人都湿透了。那晚,剧组都去了庆功宴,三宝被抬上了救护车。到了医院,直接上了手术台,医生一看就走出手术室,告诉家属成活率10%。

当三宝从手术室里出来时,他的心脏已经装上了钢铁瓣膜。

后来,《蝶》参加了第二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,那是中国音乐剧第一次走出国门,一举夺得全场最高奖。

为爱圆梦

手术后,三宝遇到了妻子万千惠,还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。

尽管做一台精选音乐会一直是三宝的

梦想,不过苦于预算,三宝每次拿出小本子算算收支,总是犹豫不决。万千惠对他说:“你就说怎么样做好听就行,钱的事我来管。”就这样万千惠成了这台音乐会的出品人。

两个人先是精挑细选作品,毕竟在三宝心中,《蝶》《三毛流浪记》《钢的琴》《王二的长征》《聂小倩与宁采臣》《虎门销烟》《飞天》等一系列音乐剧中的旋律,手心手背都是肉,难以取舍。万千惠便建议他“音乐会要兼顾合唱、重唱,男女对唱、独唱等多种形式,要旋律性好的,让没有看过音乐剧的人也能被打动”。

三宝每天从下午2时排练到晚上9时,中间只有吃饭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。一站上指挥台,他还和从前一样拼!有时候,他也会突然叫停,“古筝有根弦的音不准!”乐手和演员发现,比起从前,他对音乐还是一丝不苟,但不发脾气了,脸上笑容更灿烂了。因为不远处,万千惠在静静地看着他。

就像万千惠对三宝说的那样,这是一台只要好听,不计成本的音乐会。音乐会上,三宝亲自执棒指挥,结合双管编制交响乐队、电声乐队、民乐队及合唱团,台前幕后三百多人。管“钱”的万千惠说:“肯定是亏的,所以北京之后,我们就来了上海。别的城市邀请我们去,希望我们压缩点人员和成本,但这影响演出效果,我们也放弃了。”

最后,音乐会的名字被定为《世界的尽头》,因为三宝说:“没有人知道世界的尽头是什么,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。”三宝伴着钢铁心脏的滴答声,奔向自己的答案。

本报记者 吴翔

从《一个家族的电影史》看——一部跨越一个世纪的文艺电影

黄佐临、黄蜀芹、郑大圣——一家三代艺术创作者的故事浓缩在了新书《一个家族的电影史》之中。昨天,著名导演郑大圣、本书作者许金晶和电影学者汤唯杰在Film电影时光书店参加了这场新书首发活动。昨天也是已故著名导演黄蜀芹的生日,大家以电影之名用一碗长寿面缅怀这位深受影迷爱戴的导演。

写作此书前,许金晶收到了郑大圣寄来的一份沉重的包裹,里面是其家族三代代表人物的详细书籍、画册和影像资料。梳理过程中,许金晶发现,从黄佐临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创作的《思想问题》《表》,到黄蜀芹在改革开放之初创作的《青春万岁》《人·鬼·情》,再到郑大圣创作的《村戏》《1921》,本书聚焦的这个艺术世家,在百年中国史进程中的每一个转型时期与转折时点,都贡献出了极具史

料价值的重要艺术作品。他感慨:“从这个角度来说,阅读与体会这个家族的艺术传承历史,就是在体会我们这个国家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。”

对于郑大圣来说,撇开艺术谈他的家庭生活,可能听上去十分平淡。外公黄佐临在家里话不多,孩子们总是围着外婆丹尼转,不管考了多少分,外婆都立马签字。郑大圣考入上海戏剧学院,没和家人商量过,甚至在校期间也不太愿意看家里人拍的电影。等到他有机会做导演,回想家人的只言片语,才感受到自己在不自觉间受到的影响。印象里,母亲黄蜀芹唯一一次在家里和他聊拍电影的事,只是跟他说,每天不要太晚吃饭。“导演总喜欢和镜头较劲,好不容易拍到满意的镜头,总想再来一条更好的。”郑大圣深知,这样的

结果往往是冬天吃的饭凉透了,夏天容易吃坏肚子,所以母亲只郑重其事地和他说这一件事,宁可少拍一条。

书稿好似一部跨越一个世纪的文艺电影,采用倒叙的手法,以书评人、影评人许金晶对郑大圣的两次访谈拉开帷幕,徐徐展开这个家族的艺术传承历史,并以黄佐临、黄蜀芹、郑大圣等艺术家创作的文字,袒露对时代真诚敏锐的观察和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。郑大圣的同门顾春芳曾因撰写《黄蜀芹和她的电影》一书采访过黄蜀芹,翻看这本《一个家族的电影史》,她觉得好像把她熟悉的胶片重新剪辑成一部崭新的电影,“透过三代人的电影史,我们得以看到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灵,同时反观自我生命的安顿。”

本报记者 赵玥

